

游女

〔香港〕依



花城出版社

游女

香港 依 达

责任编辑：落雁峰

封面设计：苏家杰

游 女
[香港] 依 达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广州 7215 工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5.375 印张 120,000 字

1990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20,001—28,000 册

ISBN 7-5360-0692-6/I·630

定价：3.00 元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是香港著名作家依达的最新力作。描写的是一个奇特的恋爱故事。

香港巨商许德正到日本、德国，做生意，年轻美丽的白小姐有意无意地和他邂逅，使他为之着迷，神魂颠倒。正当两人如痴如醉之际，想不到白小姐却突然神秘地失踪了。后来在私家侦探的帮助下，才揭开了白小姐的面罩：原来她是一名游女（妓女），他和她的相遇是一个大阴谋……全书以新颖的内容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的丑恶本质。

本书故事情节曲折，扑朔迷离，人物心态描写细腻，并且大量描写了日本、德国、瑞士等国的风情，令人如身临其境。

序

我喜爱写“情”。

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、恩情……人与人之间，“情”紧紧地联系彼此。自十七岁我开始创作第一本小说，主角人物间，我用各种各类的情感来渲染他们，希望经过他们感动读者。

多少年过去，多少人物与故事都被描写过，但是我对小说的真情不变。

感谢花城出版社，将我的作品精选出来，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。但愿每篇小说中的真挚情感，能令我与内地的读者朋友们产生感情，由这一本本的小说，来紧紧地联系我们，恒久不变。

依 达

一九九〇年二月八日

东京成田国际机场。

来自香港的直航机刚刚到达，由自动电梯鱼贯而下的乘客，特别拥挤。

乘客们步下电梯，纷纷向行李输送带前拥去，争先恐后的领取刚从飞机上运下的寄舱行李。

许德正手挽着一个文件箱，脚不停步地向机场外面走。

当班机一到东京，他往往总是班机中第一个出闸的乘客。

航机抵埠，先下班机的，总是头等舱的旅客，德正总是一马当先。

当其他搭客拥在输送带等待行李时，他总是已在赴酒店的路途上了。

步出机场。

立即，他听到生硬的英语声在向他招呼：“许先生！许德正先生！这里！”

德正回头，见到穿制服戴帽子的酒店司机，已从机场外的一边奔了上来。

还是上次来接他的那个司机，熟口熟面。

五星级酒店对待贵宾，总是样样周到。每次给他安排同样的套房，而且又是差遣同一名司机服侍他。

“车子就在这边，请，许先生。”司机恭恭敬敬一鞠躬，

引德正到停在路边的酒店的豪华房车旁。

司机打开车门，正想招呼德正进车，突然之间，一边闪出一个黑色的影子。

一个全身墨黑，头戴黑帽的女人，手中提着一个黑色小皮箱，一闪身，已坐进车箱。

德正一呆，看看那个女的。

那女的仰起脸，向他一笑，用英语答：“谢谢你。”

仿佛在感激德正向她礼让。

站着一边开车门的司机，睁大双眼，忽然之间用日语向那个女的叽叽咕咕。

那个女的一听，回过头，也毫不客气地叽叽咕咕向他回嘴。一时之间，你来我往，一片日语声。

“什么事？怎么一回事？”德正呆在一边，莫名其妙地问司机。

司机摊摊手，用英语向德正解释：“许先生，我告诉她，这车子是接VIP的，是贵宾用，只接你一个人，她不能乘坐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乘坐？”黑衣女郎立即用英语反问，“车身外不是明明标示着酒店标志么？我住的是这间酒店，我当然坐！”

“这车子不是让你坐的，”司机用英语向她嚷，“你不是VIP，不是贵宾！”

“你怎知我不是VIP？怎知我不是贵宾？”女郎大声问，“你们酒店打算怎么样？对住客不是一视同仁吗？要把客人分等级吗？”

“小姐，你凶没有用。”司机指住那女的，“车子不是

用你名字订下的，我不载你，下车。”

“你凶也没有用，”女郎冷冷说，“我已上了车，绝不下车。你不载我到酒店，别想我下车。”

德正看到事情越闹越大，于是问那女的：“你想上哪儿？”

“酒店啊，就是这一家。”她指指车子，“这不是酒店的车子么？”

“这是酒店的车，”德正非常礼貌地说，“不过……车子是我订下的。”

“你私人的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连你也要赶我下车？”她一呆。

“不，”想了想，德正摇头，“你可以搭。”

于是德正伸手，拍了拍前面司机的肩头，说声：“让这位小姐同乘吧，没事了，开车吧！”

那司机不大愿意似地，一连瞪那女的两眼，终于把车子开动。

从“成田”到东京市区，路途遥远，简直像驶往另一个国家一般。

德正这时，才有机会看看身边的她，见到她那一张非常艳丽的脸孔。

她绝对不应该是个普通的女人，普通的女人绝对不会有一张这样美丽的脸。

拥有如此的姿色，她应该是一个明星、模特儿、歌星……或者是出名非常的千金小姐。

打量了她好一会，她突然回过头来，似乎想起什么似

地：“噢？怎么你没有行李？”

德正笑了笑。

“我没见你把行李搬上车，”她非常意外。“你不是把行李留在机场上了吧？”

“我没有行李，”他笑着用手拍一拍那边的公文袋，“我的行李——全在这里。”

“就只是……公文袋。”

“我去办公事。”

“服装呢？日用品呢？”莫名其妙地，她问。

“酒店有，”他回答，“上次留下的。”

“你有长房？你常来东京？”她带着意外的眼神问。

“最近常来，”他回答。“最近，在谈一点生意。”

“飞来飞去的谈生意？多累。”她说，“就是从机场去酒店的路，已经令人够累的了，我从未见过离市区这么远的机场。”

“坐‘的士’到酒店，足令你破产。”他说。

“我真要感谢你了，”她低声说，“让我坐你的这一架车子，否则，我不知道怎办……”

“下次，可坐机场‘巴士’，不过也不便宜。”他说，“近百元港币。”

“坐‘巴士’到市区，也这么贵啊？”她简直不能置信，尖叫起来。

“这是日本东京，”他笑一笑，“我看过一篇报道，全世界消费最昂贵的城市，就是这地方了，名列榜首。”

“而我竟选了这地方来度假。”

“你是来度假的？”他感到意外，“从香港来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不少人都喜欢往欧洲、澳洲去。”他告诉她，“这几消费贵，用同样的钱，不少人会愿意走远一点。”

“我喜欢日本。”

“准备住几天？”

“看情形，”她说，“时间长短，要看我的兴趣而定。你呢？”

“几天就走。”

“走了又来？”

“对，做生意嘛。”他笑一笑。

“哪一种生意？”

“嗯……投资。”

“一定是很大的投资，小规模生意，负担不起这样飞来飞去。”她很肯定地说。

“你贵姓？”他问。

望一望他，她没有立即回答。

“我姓许，许德正。”他首先自我介绍，然后，“你呢？”

“姓白。”她回答。

她没有再说其他的，仿佛无意告诉他自己的名字。

她转开脸去，默默注视车窗外的东京景色。

他见到她的侧脸，是个非常迷人的美丽的轮廓。

这是唯一能跟丽丽媲美的女人了，在他的眼睛里，从未有一个女人的美丽，是可以跟丽丽相比的。

丽丽以前姓朱，现在姓许。

丽丽是他的妻子。上流圈子里，没有一个不知道许德正妻子那一种震撼性的美艳。

在他背后，他听过不少人酸溜溜的赞美，因为他娶的是朱理的女儿朱丽丽。

富可敌国的朱理，将女儿许配给他，让女儿在她的姓氏前，加上他的姓氏——这是他一生中，最伟大的胜利。

“天好像很冷。”他身边的声音忽然说。

他如从梦中惊醒，看看车厢中身边的她。

她回过脸来，明亮的眼睛正向他注视。

“我觉得天气很冷，”她又说，“比香港冷得多吧？”

“东京气温要比香港低好几度，”他立即答，“你单独旅行，衣服带够没有？”

“有，在箱内。”

“不会到北边去吧？”他说，“往北，天气更冷。”

“看情形，”她笑笑，“我还没有订下行程，我不喜欢订下行程，限制我自己。”

“你一定喜欢自由自在，来去自由。”

“只有这样旅行，才是最舒服的。”

“在日本有没有朋友？”

“我喜欢一个人旅行。”她回答。

他望她一眼，心中有点诧异。

短短的车程中，他问她好几个问题，她都似乎没有直接回答。

她的答案仿佛都像在拐弯。

他直接地问，她总是一个转弯，巧妙地避开。

也许，她不想他太认识她，他这么想，毕竟她只不过是——一个偶然与他同搭车的人。

他决定不再多问。

轻过长途驶行，房车到达酒店，已是深夜。

车子停下，门口的侍者前来开车门，许德正让身边的她先下车子。

“许先生，谢谢你载我一程。”跳下车后，她就礼貌地道谢，“要不要我负担一半车费？”

“不必了。”他说。

“那么，有机会再见，许先生。”她给他一个微笑，跟着替她运送行李的侍者，走入酒店。

看她背影消失，她飘逸得好像一阵轻烟。

这是一个罕有的美女。

他越来越发觉这个女人的艳丽，仿如无瑕疵的珠宝，越看越珍贵。

“许先生，你的房间准备好了。”酒店经理藤中迎出来，热情地向他走近，“已有好几个电话找过你，口讯全一一记下了。”

他步进酒店。

由经理陪同，他直达顶楼的总统套房。

最近，这房间就好像是他的家居一样。

“许先生，这次同来的小姐，要不要对她特别安排？”藤中经理跟着问。

“那位小姐，嗯，她只是同车的。”德正立即说，“我不认识她。”

藤中带点诧异，点点头，退出房去。

德正望望宽大的客厅，落地的玻璃外，东京市全在他脚底。

灯光闪灿，有如一大盘钻石。

步入书房，他取起已端放在桌面的通讯纸条。

他开始坐下，拨电话号码。

一连串公事，又开始了。

会议是在许德正总统套房的会议室中召开的。

这私人会议室，可以一起召集十八个人开会。

不过这一次，只有许德正、永田和掌理财政的冈本，仅此三人。

这是许德正 H 企业公司，在日本投资计划的高峰会议。

“德正先生，得到最近的报告，计划中，其他三个公司的投资者，先后退出。”永田向许德正报告，“他们是田川，镰仓 A 公司和 GIFU，留下的，就是东京的大川与我们的 H 公司，竞投这一项计划。”

坐在对面的冈本开口：“这是一个好消息，许先生。”

“我们的成数，有多少？”许德正凝重地问。

“五五。”永田回答。

“在投资方面，有你外父的支持，我们的雄厚实力是远超大川的。”冈本说。

“机会才五五？”

“我认为有根据，”冈本很有信心地说，“只是朱理先生……？”

“他已研究计划书半年之久，”许德正点点头，“他将给我们最大的支持。”

“那么，稳操胜券。”冈本点点头，“明天起，我们进一步研究详细计划。”

“这次您能耽在东京多久？”永田问德正。

这次时间比较松动，你们把一切要我亲自解决的事项，在今晚一口气让我解决掉。”许德正告诉他们，“我尽量多耽几天。”

“好。”冈本取起面前的杯子，“预祝H公司，未来的游乐场成功。”

“必然成功！”永田笑咪咪地取起杯子。

“有劳两位，必然成功。”许德正一笑，也举起杯子。

跳下车子，德正匆匆向酒店大堂走。

在大堂一角的钢琴边，舒适的梳发上，坐着一个影子。

美艳的形象立即闪进他眼帘，想了想，他提着文件箱，走近琴。

她坐在钢琴附近的梳发上，手中正在翻阅一本日本杂志。

一手翻杂志，另一手，她用笔在杂志上记录着一些文字。

他在钢琴边稍立一会，她这才缓缓抬起头来。

当她一抬头，见到他站在她附近，她讶然地微笑。

“是你，许先生。”

她竟仍然记得他的姓氏。

他步上前，看看她对面的梳发。

“我坐下来，不介意？”他问。

“酒店的公用家具，坐。”她伸伸手。

“在记录些什么？”他看看她手中的杂志。

“在看看资料。”她回答，“找寻一下有什么地方值得去。”

“去了哪儿？”

“今天去了新宿区。”她回答。

“昨天呢？”

“昨天也在新宿区。”

“你一定喜欢那地区。”他猜测，“一定逛公司，买东西，做其他游客所做的事。”

“不。”她立即否认，“绝对不是其他游客所做的事。”

“做了些什么？”

“秘密。”她一笑。

“我想要一杯咖啡。”他看看左右，“你要不要一杯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他伸手，把侍者召来，要了两杯咖啡。

当他喝咖啡时，她的视线注视在他的文件箱上。

“我以为大老板到外地办公事，都不必手挽文件箱的。”忽然，她说。

“哦？”他有点意外，看看身边的文件箱。

“提文件箱的，都是文员、雇员。”她解释，“大老板，总是两手空空。”

“老板也有文件要看，要签……”

“他应有女秘书跟随左右，不是么？”

他先是一呆，跟着微笑。

“那么我不是大老板。”他问，“你凭什么确定我是大老板？”

“因为你住总统套房。”

德正有些意外：“你怎知道我住总统套房？”

“这酒店顶层没有其他房间，只有总统套房。”她喝口咖啡，慢条斯理地回答。

“你又怎知道我住顶楼？”

“啊，追根问底？”略略仰起脸，她笑。“昨天你进电梯，电梯没有人，只有你一个。电梯一直上升，直到顶楼才停。我看到电梯上升的灯号，中间没有停顿过。”

“你能做侦探。”他又问，“怎么我没见到你？”

“我本来也是跟你乘同一部电梯，可惜迟了一步。”她回答，“你一定很忙，踏进电梯时，一直在看手中的一些文件。如果你不那么留神阅读，替我按一按电梯，我也许能赶得及跟你乘同一架电梯。”

他见到她眼睛中的光采，当她说话时，她的眸子是会微笑的。

她有一双能吸引男人的双目。这种美目，通常能令男人如醉如痴。

“你好像很注意我。”他喝口咖啡，这样说。

“我注意你，因为坐过你车子。”她落落大方地，“我知道你住顶楼，就是因为那次坐不及那部电梯，而偶然注意电梯的灯号——这不算对你特别注意，许先生。”

“你对我注意，”他坚持说，“你仍然记得我是姓许的。”

“我的记忆力，自小就非常好，是天生的。”她说，“我还记得你的名字，叫德正。”

“好记性。”

“记得我姓什么吗？”她问。

“我也有好记性，”他回答，“你姓白。”

“你也注意我，”她看他一眼，“不然，就是你的记性很好。”

“我还未知道你的名字。”

“你若注意我，你自然会知道。”她合上书，“谢谢你的咖啡。”

“你上哪儿？走了？”他急急问，“不多坐一会？”

“我有事，”她说举着手中的书，“有许多地方要去。再见，许先生。”

眼看着她离去，见到她轻盈的影子，有如一陣轻烟。

想一想，他走到酒店的接待处前，经理藤中已迎面向他走来。

“许先生，有什么吩咐没有？”藤中恭恭敬敬地问。

“看见我刚才跟一个小姐喝咖啡吗？”他问藤中。

“见到，”藤中点头，“就是那天跟你一起坐车到酒店来的那位小姐。”

“替我找出她的名字。”德正说：“她姓白，但我知道她的名字。”

“等一等，我立即可以找出来，许先生。”藤中走到柜台后去。

这本来是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，酒店应该保守每个住客的秘密。

但是世事亦有例外，他的例外，就因为他是许德正。

藤中经理回到他的身边来，向他点一点头。

“有了，”藤中对他说，“她姓白，名字是一种花。”

“一种花？”

“菖蒲花。”

“白菖蒲？”许德正有点意外，然后，他点点头，“嗯，白色的菖蒲花。”